

新时代之歌

在蓝军旅机关办公楼前，一左一右有两座雕塑。左边是一头牛拉着一台车，名曰“牛车奔腾”，象征着蓝旅的“牛车班”精神。说的是，他们刚从天津移防到朱日和时，白手起家，以人当牛拉车，“一天吸进二两土，白天不够晚上补”，在荒原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营区。右边的雕塑名曰“战狼咆哮”，一圈浮雕展现了建旅以来的历史画面，最上面是一匹草原狼塑像，象征着蓝旅在对抗演习中的“草原狼精神”。有人看了这两座雕塑，开玩笑说，左边是牛，右边是狼，合起来就叫“牛郎(狼)”。

一点不错！在蓝军旅已婚的官兵中，丈夫都是“牛郎”，妻子都是“织女”。只有在每年6至8月，这里才有一场盛大的“草原鹊桥会”。军官、士官的妻子、孩子，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探亲。到9月1日学校开学之前，这里的家属、小孩几乎走得一个不剩。

对牛郎织女来说，鹊桥会是短暂的美好时光，而饱受分居之苦却是日常状态。现如今，除了军人和极少数从事特殊行业的人，夫妻过牛郎织女生活的已经非常罕见了。在军人的牺牲奉献中，光这一条就是许多人做不到的。

一

坐在我面前的是蓝军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梁霄中校，2014年8月，我曾经采访过他，那时他是原炮兵团的一位教导员。他们夫妻刚团聚一年多，又分居两地了。这次见面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主动告诉我：“我爱人回老家沧州后，工作不错。现在是沧州市政协委员。”从他的话语中，我明显感受到了他为妻子的表现而骄傲。

当初，听说部队要从天津移防到朱日和，有人一下就被蒙了。朱日和在哪儿？是个啥地方？当弄清朱日和是位于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镇时，她们的第一反应是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对一个妻子来说，这个反应十分正常。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现在在顶梁柱要到那个遥远的地方，妻儿跟着去是不可能的，就是去了也没法就业。夫妻要分居两地，去探次亲也不容易。这是日子没法过了！

这个旅到朱日和是为了扮演蓝军与红军对抗，没想到在演练场上的战斗还没有打响，首先要打一场家庭保卫战。家庭连着军心，旅党委逐个家庭摸底发现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无疑，组织应该关心，政府应该照顾，但这个时候，说什么都有点虚，只有讲牺牲是实在的。

“我相信，从你们决定嫁给军人的那一天起，就懂得一句话，嫁给军人就意味着牺牲。现在，部队要移防到朱日和，那是一片荒凉的草原、一个陆军最大的练兵场，条件相当艰苦。这对部队是一个考验，但对你们的考验甚至比丈夫还要大。夫妻分居两地，过去要共同承担的困难就要落在你们肩上了……旅党委希望你们做独立持家的顶梁柱，做支持丈夫服役的贤内助，做孩子的好榜样！”

给家属上课的是旅首长。集中上课后，时任政治部主任陈建宾和相关干部一家一家地听意见，做工作。教导员梁霄所在营军官已婚的占三分之一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天津媳妇。听说要移防，其中一个马上就想出了离婚。梁霄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，道理讲了一箩筐，人家却有人家的理：军人做出牺牲是职责所在，我是老百姓，有选

记忆

怀念、传递精神能量

辛丑年的春节一天天临近了，在一个午后的闲暇时光，同事们聊起了各自最难忘的春节。内容很相似，大抵是在食不果腹的年夜饭上吃了大肉，在补破避寒的岁月穿上了新衣……品味大伙幸福回忆的同时，情感的丝线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回25年前的那个春节。

为撵打我们这些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新闻报道员，政治部领导在除夕前一天宣布了一个决定：宣传科的5名报道员必须打好背包，以体验生活的方式到基层边远连队过春节。我服从命令，主动要求到一个最偏远的夫妻哨所过年。

除夕中午两点，我坐上了去往哨所所在乡镇的客车。转了两次车，颠簸了3个小时到达乡镇后，十多公里的山路就只能步行了。沉重的背包不堪重负，加之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，听着远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一股浓浓的思乡情绪

草原鹊桥会

■江永红

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，你不能用军人的标准来要求我。想想也是，虽然婚姻的基础是爱情，但婚姻又是物质的、现实的，与军人结婚要付出牺牲，平时体会不深，现在却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。人家不愿做出牺牲了，强扭的瓜还会甜吗？好在全营只有这一个不听劝的，让他感到些许欣慰。

梁霄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，自己却不知如何面对妻子。她是学经济的，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河北沧州，结婚后随军到了天津。可好日子才开始一年多，夫妻又要分居两地，而且妻子快要生产了，怎么办？梁霄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看着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，他闷着头半天没开口，最后憋出一句：“我对不起你！”说完竟流出两行泪来。看见丈夫可怜无助的样子，妻子却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梁霄望着妻子，发现她笑得很真诚、很美丽，不觉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妻子说：“我笑你是个可笑之人。”怎么可笑？他瞪大眼睛看着妻子，露出一脸迷茫。妻说：“一笑你当教导员做别人的工作口若悬河，头头是道，回到家里却笨嘴拙舌，计无所出；二笑你是个哲学家的，思考问题却一根筋，钻进了死胡同，各种设想都没跳出天津。”跳出天津？往哪儿跳？妻说：“咱从哪里来，再回哪里去。”“回沧州？”妻子点了头。梁霄其实也想到过这条路，但她不同意，没敢说出来，现在她自己说了，但似乎还需要确认，便问道：“你好不容易来到天津，这下又回到原点，难道不感到可惜吗？”这一问，妻子说：“只要有你，只要能抚育好我们的小宝贝，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。”不知为什么，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异样。梁霄明白，为了支持他，妻子是不得不选择回去。当初她来天津时是那样的激动兴奋，计划从此在天津安家，憧憬着家庭的美好未来。可如今所有的美好憧憬因一纸移防命令而破灭了，一切都得从头计划。从头开始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，是事关将来的头等大事，是对夫妻感情的严峻考验。夫妻俩相视无语，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如今，梁霄说起妻子，明显有一种甜蜜的满足感：“现在她独立自强了，凭自己的本事当上县民政局公务员，还当选了市政协委员。”

前段时间他妻子过生日，收到的“礼物”是快递寄过来的一束玫瑰花，并配着一首《点绛唇·祝爱妻生日快乐》：夜静灯孤，寂落满屋相思调。离多聚少，遥念佳人好。且寄北风，星点雪原照。归期到。再话桑麻，携手走逍遥。

从这首词里，我读到了苍凉，读到了思乡，更读到了一种正能量。梁霄告诉我，他这篇作品不完全符合词牌的平仄、韵律的要求，就是为了抒发情感。

二

在大多数部队，只要情况允许，军人家属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队，不分春夏秋冬。但在蓝军旅却不可以，并非他们不近情理，而是因自然条件制约，不仅交通不便，而且驻地朱日和的冬天奇冷，零下30多摄氏度是家常便饭，极低气温曾达到零下42摄氏度。到次年5月小草才艰难发芽，10月又开始了冷，只有6至9月是度假的黄金期，而9月孩子要开学，这就是6至9月成为蓝军旅家

属来队高峰期的原因。

一年一度的“草原鹊桥会”，是蓝军旅政治工作部结合实际的生动生动的体现。为了办好“草原鹊桥会”，政委挂帅，整个政治工作部的人几乎全部投入，明确分工，各负其责，要达到的效果是8个字——“热情、暖心、温馨、浪漫”，让“牛郎织女”们度过一段虽然短暂但美妙难忘的时光。

首先是要让“织女”们有家的感觉。在他们到来之前，人力资源科就要提前去号房，派人把家属院里的公寓房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无论军官、士官，每家安排一间公寓，带厨房和洗手间，配备齐各种家具，还有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煤气灶、锅碗瓢盆。总之，要保证每一对“牛郎织女”拎包就能入住，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其次，是要让“织女”们住到这里后生活愉快，有休闲娱乐的去处。这就该宣传科大显身手了，他们安排了“疯狂假日活动”。家属院里有儿童乐园，有游戏室，比一般幼儿园的设施更齐全；想唱歌的可以去KTV，想看电影的可以去3D放映厅；喜欢体育的可以去打球、健身；组织各类亲子互动节目；观看旅军乐队、摇滚乐队和各营战士演出队的表演；参观旅史馆、旅电视台，特别是要到丈夫、爸爸工作的单位去看一看；还定期拉到营外观赏草原风光，晚上在草原上搞篝火晚会……

“草原鹊桥会”是了解官兵家庭情况，做好“织女”工作的一个大好时机。但是，“织女”们往往不愿当着男军人谈家里事，特别是涉及隐私的事。咋办？旅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家属委员会，由6名委员组成，主任是副政委张建秋的妻子左海霞，常务副主任是女兵排长赵德新。除赵德新外，其他包括主任在内都是“织女”。由“织女”做“织女”的工作，先就多了几分亲切感，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。“牛郎织女”正所谓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，有时候夫妻间的这条线暂时中断了，就由家属委员会给接起来。赵德新对笔者说：“比如：有些军官连续十天半个月在演习场上搞对抗演习，不允许对外打电话。配偶着急了，就把电话打到家属委员会，问她的丈夫为什么老是联系不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就告诉她原因，让她放心。像这种事，看起来很小，但很受欢迎，很起作用。”每年年底，委员会还要组织评选“十大最美军嫂”和“军人好家庭”活动，评上后，邀请她们来参加旅里的年终晚会，授予奖状、奖杯，在旅电视台播放她们的先进事迹。

三

“草原鹊桥会”的高潮是一年一度的集体婚礼，被官兵视为草原上最浪漫的盛大节日。集体婚礼的筹备工作由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周文负责，人力资源科和宣传科合力办这件事。人力资源科负责统计志愿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，特别是要弄清清楚新娘的身高和三围。又不是选美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旅里要免费为每位新娘定做一套婚纱，婚礼后让她们留作永久纪念。集体婚礼筹备委员会下设三个组：一是接亲组，负责接待新郎新娘；二是食宿组，负责布置新房和安排婚宴；三是典礼组。

2017年的集体婚礼安排在8月19日上午9点9分准时开始，时间上有三个“9”，寓意婚姻爱情长长久久。旅首长和能参加的官兵都要来参加，政委周勤

那年春节

■李兴

在我心里升起。

走上大山里那条凹凸不平的土路，远远地，我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哨长毛以明。中等身材的毛以明脸上被紫外线灼成了古铜色，如果不是穿着军装，真的无异于当地彝族人。

夜雾已经覆盖了山林，在手电筒的微弱光亮指引下，我们沿着泥泞的山路又步行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到达了哨所。哨所的灯光很亮，三间房屋收拾得干净整洁，柱子上的春联泛着红光。毛以明指着30岁上下同样身着作训服的妻子说，这是嫂子。毛嫂怀里不满周岁的孩子唧唧呀呀地朝我挥舞着双手，狼狗巴特尔也摇着尾巴欢迎我，使我感受到一种回到家般的温暖。毛以明指着悬挂在树上的鞭炮说：“请机关来的班长点燃辞旧迎新的爆竹吧。”我没有推辞，接过了他手中的烟头。刹那间，鞭炮声响彻了哨所周边的山林。

腊肉和土鸡的香味飘散在哨所的小院里。年夜饭开始了，嫂子做了不少菜。我们边吃边聊，毛以明给我讲了他当兵以来的经历。入伍后，他在建制连队待了三年，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士兵。后来，这个哨所的哨长退伍，他便主动请缨坐了哨所。哨所承担着整个部队的通信线路保障任务，线路出现故障时，常常是连续巡线维修四五十个小时不能休息。哨所只有一个编制，刚回老家参加婚礼，他就将妻子接到了部队，妻子从此便成为哨所不拿津贴的编外士兵。毛以明还给我讲起他来哨所后的两次危险经历。一年春节前夕，在巡线途中，他发现三个不法分子正在偷窃部队的电线，便上前和他们搏斗起来。三个不法分子被打得望风而逃，他自己也受了伤。为此，他不但荣立了三

等功，还留队转改了士官。还有一次，在巡线途中突遇山洪暴发，他被大水冲出去一公里，满嘴都是泥沙，最后抱住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。惊心动魄的经历他讲得轻描淡写，反倒是说起哨所的历史和战友们的关怀，他如数家珍，充满感情。

在雄鸡的高唱中，迎来了大年初一。天将破晓，哨所的小院便响起了国歌声。隔窗相望，我看见毛以明正和着音乐的节奏，认真地升着国旗。早饭后，架不住我的再三请求，毛以明带上我去野外巡线。我和他肩扛电线，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上路了。20公里的山路走了不到一小时，我就喘足了粗气。毛以明接过了我的行头，让我徒步随行。下午三点左右，下行的陡坡使我的双腿发颤打滑，左脚磕到了岩石上，划开一条三寸长的伤口，顿时血流如注。毛以明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的迷彩服，撕下一支衣袖，给我包扎，并扶着我回了哨所。

大年初三，结束短暂的体验生活，我离开了哨所。远远地挥别那两个穿着军装的身影后，我没有再回头，心中澎湃的情感挤压着我的胸腔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……

情感兵站

瞭望，军人的诗与远方

“老邓，酱油在哪里？”“老邓，这罐子里装的是盐还是白糖？”……包饺子时，2位军嫂向东要西，哨长邓东城跑上跑下，忙得晕头转向，但他心里乐滋滋的，因为哨所好久没有这样热闹了。虽然自己的家属没有来，但这份家的温馨和烟火气让他的心里暖暖的。

1月27日，2位军嫂、3个军娃提前闹新春，给西藏山南军分区3197观察哨增添了别样的味道。

3197哨所因驻地海拔3197米而得名，过去通往哨所有2187级石梯，因此又被称为“天梯哨所”。哨所有名，但山高梯陡，鲜有外人问津。每次下山来人，哨所便像过年一般热闹。包饺子是2名军嫂特意点的项目，两人目的明确，给哨所官兵提前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。和馅儿、擀饺子皮、军嫂林建琼、杨敏珊给“3197牌”饺子倾注了家的味道。军娃黄宇涵、段泽庆也学着妈妈的样子，叽叽喳喳帮忙擀忙。

杨敏珊的丈夫是四级军士长段祺宏，他16年来累计200余次背运物资上哨所。2016年夏天，杨敏珊第一次上哨“体验”生活，从此也爱上了这个云中哨所。

官兵平时上哨都要爬2个小时，对杨敏珊来说，这段路更是艰难。那一天，雨后青苔遍布，路上枯木横陈，攀爬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她便累得气喘吁吁，额头渗汗冒汗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，哨楼终于露面。哨所一日游，杨敏珊彻底明白了丈夫的艰辛，也体会到守哨官兵的不易。那天见官兵们观察执勤忙不过来，她不顾疲累，主动加入做饭行列中，劈柴生火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，打水洗菜被蚊子叮得满头是包。当大伙儿吃上她的拿手菜时，一个劲儿夸赞：嫂子厨艺好，吃上大餐真幸福。

时过境迁。如今简易公路修到半山腰，原来的2187级石梯减到769级，减轻了攀登之累。这次上哨拜年，四级军士长黄世荣的妻子林建琼特意给每个官兵送了一副护膝，还带来云南老家的特产米线。小小哨所，热气腾腾，笑声朗朗，那欢乐的气氛足以抵抗室外寒冷的冰雪。一顿丰盛的饺子宴后，军嫂军娃下山，经过短暂的热闹，哨所又归于平静。

送走军嫂和军娃，回到哨所，邓东城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拨通视频电话，和家人聊天，以解思乡之苦。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买机票啊？”“爸爸，你那里雪大吗？我好想和你一起堆雪人。”面对女儿邓淑月连珠炮似的问题，邓东城只笑不答。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他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去年冬天，他曾“答应”女儿来西藏看看，可过关之行，山高路远，加之女儿身体不好，邓东城实在不敢冒这个险。“爸爸是个大骗子。”女儿赌气，他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，“下次……我给你和妈妈买好机票，你们就过来。”



风雨兼程(中国画)

路天运作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101期